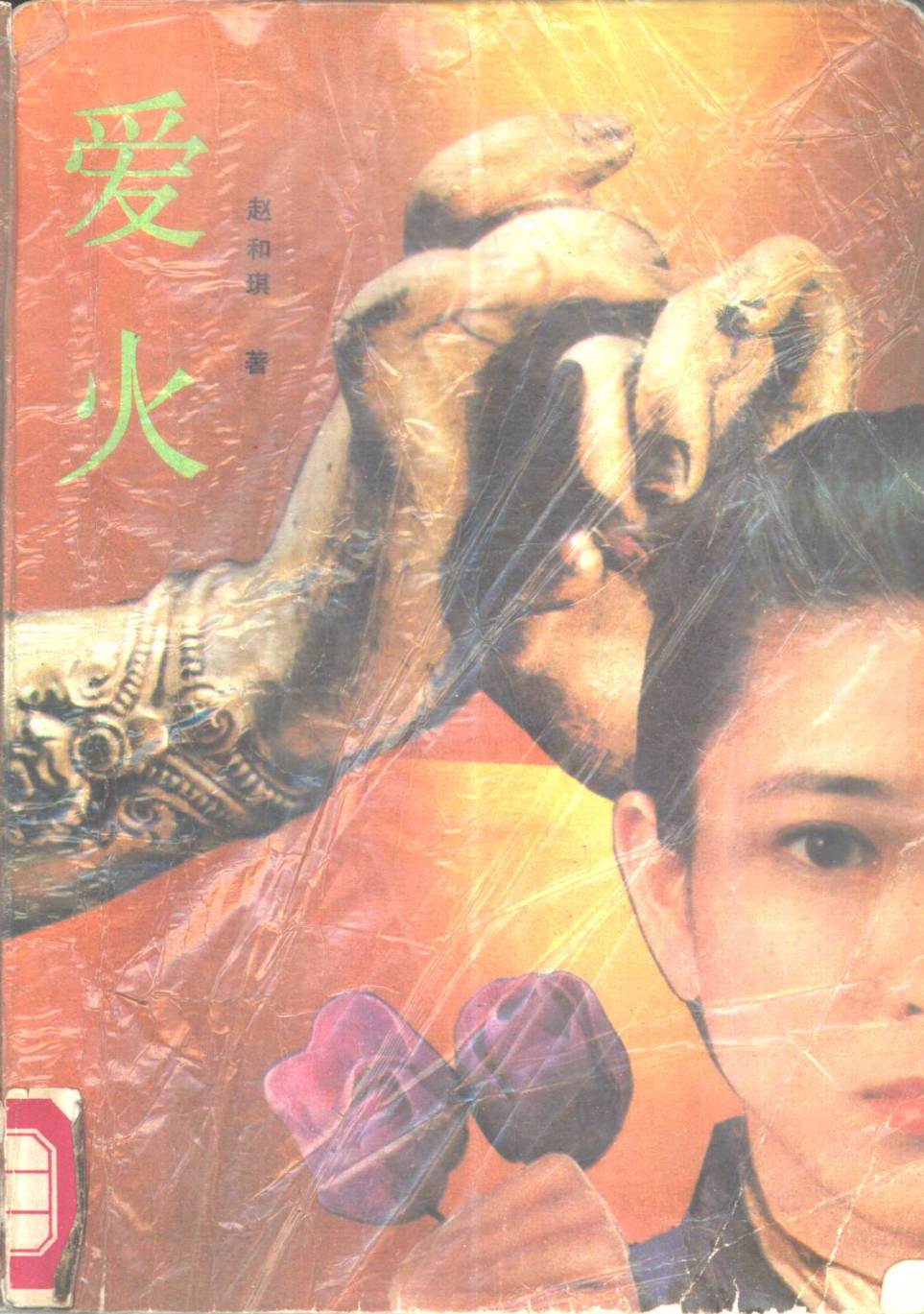


爱火

赵和琪 著



2007.8
795

爱 火

赵和琪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033212



女子学院 0050356

爱 火

Aihuo

赵和琪 著

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沈 阳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：248,000 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2 插页：3

1987年11月第1版

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8,200

责任编辑：王 焯 王德昌 责任校对：文 川

封面设计：杜凤宝

ISBN 7-5313-0003-6/I·4

统一书号：10158·1099 定价：2.40 元



赵和琪及其妻聂毓珍 华铁林 摄

作者小传

赵和琪，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出生在山东省泰安市祝阳村。一九五六年就读于济南一中。一九六二年八月应征服役于南京部队。一九六八年三月转业回济南，历任过工厂政工科长、车间主任和工会主席。一九八四年调济南市文联从事专业创作。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赵和琪生在泰山，长在泰山，对泰山有着深厚的感情。他致力于开掘泰山人的情感、性格和命运，先后出版了长篇小说《泰山石》（春风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一年）、《泰山侠女》（明天出版社一九八四年）、《虎跃徂徕山》等。此外他还以工厂生活为素材，写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说。一九八六年又出版了中篇小说《牛画家与女警察》（春风文艺出版社）。

内 容 提 要

情爱的憧憬、争夺、牺牲。

只因这爱是两个世界间的禁果，于是挑夫汉刘登山经受着不曾有过的痛苦、思索、抉择；情同手足的俊尼姑仁智和能庆，则各自深藏着生怕惊碎的夙梦，却谁也不知所爱的对方竟是同一个挑夫汉。

刘登山与仁智一见钟情；能庆又偏偏从死神中几度救出刘登山的性命。世态炎凉、人情冷暖、传统陋习、内心创伤，交织着人性与情爱的冲突、道德与现实的背离……

一个绝对奇特、神秘而又鲜为人知的故事，一支不同凡响而又强烈击撞着人们心灵的悲壮情歌。

目 次

一	佛门善人.....	(1)
二	扁担家族的子孙.....	(21)
三	“疯姑子”.....	(43)
四	爱在不言中.....	(63)
五	血光之灾.....	(8)
六	冷酷的庙规.....	(10)
七	色胆.....	(122)
八	鸳鸯拦路石.....	(144)
九	刺客与救星.....	(160)
十	复仇.....	(176)
十一	逍遥酒醉倒浪汉子.....	(197)
十二	囚犯的报答.....	(227)
十三	逃庙.....	(243)
十四	春花秋果.....	(265)
十五	阴阳界.....	(283)
十六	阴差阳错.....	(311)
十七	庵堂认母.....	(327)
十八	利欲孽火.....	(350)
十九	生死观音洞.....	(368)
	后记.....	(379)

一 佛 门 善 人

“当——当——”

低沉而又幽怨的钟声，从双王庵的上空向四周扩散，在黑夜中缓缓地飘荡着……

有人被这钟声唤醒了，正在黑夜中寻着钟声而来——打着踉跄，跌倒了又爬起来。

终于，这个人扑到了钟声发出的地方……

双王庵，无需多费口舌，是佛门之地，尼姑住的地方。

双王庵始建于何年，没有可靠的文字记载。据大明万历年间所修《泰山志》的最初记述，这地点应是古龙泉观，是道家之地。

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，齐鲁之地更是先贤古圣辈出的地方。孔、孟先哲创立儒教，对中华文化立下了后人吃喝不尽的积蓄。后来，老庄又创道教，别开一席。儒家注重外在的化归统一，道家立意于内秀神胎——此都是学问家费神的事。从历史上看，泰山是道家的集聚地之一。

大明嘉靖皇帝朱厚熜，带领后妃宠臣们登泰山时，有两位皇帝的妹妹，因厌恶宫廷的幽暗，加上钟爱泰山的壮美，一跺脚誓死不回京城了，定要出家当尼姑。皇兄劝说不下，

只得应允。既要出家，就得有个庙庵，于是，朱皇兄抬手一指：“此处最好！”他并不知道，就他这信手一指，竟把道家之地变成了佛家的庙门。既是“钦定”，神和人都不敢抗旨。随行太监立刻从京城的“天仙庵”中选派一名高辈尼姑，来泰山住持。

此人法名心海，正宗比丘尼系第十六代高僧。由她奉旨建庙，自然要大事张扬，围庙墙，筑神殿，立庙规，收尼徒，比不远处的“吕祖庙”——吕洞宾的行宫还要气派百倍。由于两个皇姑率先为徒，皇兄御笔亲书——“双王庵”。

历史，总是给人们制造不可思议的误会。双王庵既已改换佛门，并设了观音、文殊等佛家的菩萨，但大殿里的正神却是金灵圣母——《封神演义》记述：“金灵圣母，道德已全，曾历百年之劫；嗔心未退，致罹杀戮之殃；皆自蹈于烈焰之中……特敕封执掌金阙，坐阵斗府，居周天列宿之首，为北极紫气之尊……”由此可证，金灵圣母应属道家之人。此外，双王庵既在泰山借住，少不得又要给泰山正神碧霞元君设把交椅。结果，一个门槛内，道佛混住，和平共处了。

关于道佛两家的“官司”，神不睬，官不究，历代政府从来没有问津过。

双王庵的尼姑，入选标准十分特殊。一般说，尼姑在庙中有两种不同的功用。一种是为了应酬香客，接待达官贵人的上尼。此种尼姑，多选用大家闺秀，通文墨、识经文，巧言善辩，而且脸蛋子漂亮才行。为此，选这种上尼，大有皇家选美的味道，又象当代的电影导演选女演员一样艰苦。另一种是在庙中下苦力的下尼：烧火、做饭，担水、浇花，打

扫庙院，值更守夜等。为此，选这种尼姑象牲口市场上的交易一样，先看看骨头硬不硬，力气大不大，勤快老实者才能入选。但有一条，不论上尼、下尼，模样丑的女孩子，绝然进不了庙，就是省长的丑女也不收留。千年流传，双王庵的俊尼姑名扬海内外了。

开初的庙风如何，似乎无关紧要。

到了清朝末年，社会动荡，世界变得紊乱了，双王庵内的庙风也渐渐浑浊起来。老尼姑们人老珠黄，春心枯败，专心于敲钟礼神，收敛布施；小尼姑们情窦初开，芳心不羁，偷汉子的事由暗变明。有的眉来眼去，伸手动脚，有的爬墙出庙，夜宿荒山。后来，老尼姑们禁拦不住，索性闭目缄口，不闻不问。于是，小尼姑们从此将佛戒庙规推置脑后，发展到蓄发留辫，穿红戴绿，搽脂抹粉，公开干出招蜂惹蝶的淫事。正所谓，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差不多天下的人都知道泰山的尼姑风骚多情。于是，富家子弟们不远千里赶来泰山，名为朝山拜佛，实为逗留于双王庵中，采花吮蜜，纵情淫乐。据传，有位外国要人还拐走过一个小尼姑，此事被一位风流才子添油加醋地写成一本书而流传于海外。

光绪二十九年，泰山下的县城里来了个县令毛蜀云。此人做过些让老百姓拍手叫好的事，其中一件，便是将双王庵的老少尼姑一鞭赶了个精光，恢复名号为“龙泉观”。毛县令四下搜罗了一堆杂毛老道士，住守龙泉观。他万没料到，没有俊尼姑，一下断了香火钱。中国人真叫怪，敬神乎？敬人乎？不如说敬俊尼姑乎！也难怪，双王庵虽是道佛混住，但供的全是女神，尼姑们受女神之护，当然顺理成章；香客

们冲尼姑而来，也自然无可指责。

毛县令不通情理，投鼠忌器，犯了个历史性错误——众道士们差点饿掉了门牙。

被赶出庙的尼姑们如鸟兽散。她们虽是佛门弟子，却又个个是肉胎凡身。一旦离庙，便陷进俗海中。有的还俗嫁人，生儿育女去了；有的为娼为妓，图个一时快活；有的变成乞丐花子……真是佛门之大不幸也！

内中，也确实有不落俗海的佛门赤子——法霖便是尼中的豪杰。

法霖原是城中赵氏豪族中的千金小姐，自小读诗书，习字画，人称“才女二小姐”。不知什么原因，二小姐十七岁突然出家，在双王庵当了尼姑，法名为法霖。

法霖算是大家秀女，模样又好，自然轰动庙外的蜂蝶。然而，他们想错了。在一片淫声之中，法霖洁身自守，不与众尼同流合污。入庙后，他和老尼姑法真师兄为好，朝夕相处，深居简出，叫那些狂蜂浪蝶们空费了不少心思。

逐庙后，法霖带着师兄法真重回娘门。赵家二位兄长都是“进士”，自然不缺他们的衣食。然而，赵二小姐却实在咽不下这口恶气。她并不将毛某人放在眼里，凭着哥哥作京官的有利条件，暗中进京告了“御状”。传说，法霖仍以佛装面见了“老佛爷”慈禧，当场讲经，深得“老佛爷”的器重，这“官司”一句话也便了结。

双王庵被彻底平反后，法霖被“钦定”为第二十五代住持。

此时，法霖已年近半百，她雄心大展，重振庙威。旧时

骚尼一个不要，独带师兄法真杀回双王庵，广收弟子，精选才女，紧锣密鼓地又敲响了那口自心海祖师留下来的铜钟。

“铛——铛——”钟声中透着庙尼们的酸甜苦辣，也显示着法霖起死回生的佛绩。

大清王朝覆灭，民国共和创立，这无疑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大转折。然而，佛门之内却有千年不变的平静，用不着为政权更迭而担心。不过，住持法霖平添几桩心事：其一，庙中又长起一批桃花杏花般的俊尼姑，少不得招惹是非；其二，世界动荡，佛门不安，靠金灵圣母难以支撑门户了。

法霖毕竟是有胆识的人。面临危境，她有应付的办法。其一，对付尼姑们，她凭借神权，严明庙规，手腕老辣。比方说，她亲自订了“约法三章”：一，剃发粗衣素食；二，日出开门，日落闭户，不得留香客住庙；三，化缘取施成群而动，不得单身而行。等等。其二，她通晓世情，凭着赵氏家族中的后辈官势，又和山东督军张宗昌的某一位夫人结成“佛亲”，以政权面对混战中的世俗。当然，她还有更多的办法，只是不好公开而已。总之，双王庵是金灵圣母的行宫、观音菩萨的辖地、碧霞元君的客处，也是张宗昌的“佛宅”，就连当任县长罗光阶也敬为家祠——当然，说到底，双王庵是法霖的王国！

“当——当——”

钟声，是从双王庵圣母大殿里发出来的，那低沉的震荡声，在夜色中更显得阴森、恐怖，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。

白天，当香客们挤进庙门时，法霖躲在大殿东厢的禅房里蒙头大睡。她知道，阳光之下尚有一定的安全系数，叫小徒弟们尽情地嬉笑言谈，敲钟击鱼，哄那如痴如呆的求神者多扔些财物，以保全庙的衣食。

夜晚则不然了。积四十年之经验，她知道在黑夜中，神不知，而鬼却狂。她害怕她的徒子徒孙们爬墙头，偷男人。于是，她决定每天晚上在大殿内集结弟子，由她撞敲钟鱼，讲解经文，名曰“晚课”——一片佛心啊！

此时，大殿里红烛高照，满堂生辉。金灵圣母高坐佛台之上，身穿红袍，头戴金冠，不知疲惫地微笑着。

住持法霖在神台的右角上。她因年岁大了，只得稳坐红毡佛墩上，手持檀木杖，合眼念经。一时高兴了，便以杖击钟，发出一声轰响。乍一看，法霖心绪坦然，无所用心。实际上，她那垂着的眼皮中，眼珠一直没有停止转动——

“一、二、三……七、八、九……”她数了一遍又一遍。“哦，除了能庆都在！都在！老的少的，丑的俊的……都在！”

是的！果然是都在！除了能庆就连师兄法真也规规矩矩地跪在后排的佛垫儿上。十二个尼姑，保持着同一个姿势，象工匠捏成的泥人儿，一动不动。法霖深知，这十二个人，至少有二十颗心——有一心一意者，也有三心二意者。但，只要她们都老老实实跪在这里，她就是个至高无上的权利者。

“铛——”法霖一阵高兴，顺手又敲一下铜钟。就在这一瞬间，她的心闪动了一下：

“她……唉，这个能庆……”

不错，课场中少一个叫能庆的年轻尼姑。

一想到能庆，老法霖的心就压不住地颤抖，伴随来的是述说不清的酸苦。如果这个缺席者是另外一个小尼姑，老法霖会狠狠地给她五十戒尺。然而，偏偏是能庆……

“菩萨……圣母……阿弥陀佛！”法霖心里一阵慌乱，急忙乞求神灵给她一种忍耐与克制的力量。

夜，已经更深沉了。

法霖抬起眼皮，正要宣布下课，张开的嘴一下僵住了。她侧过脸去，忽听得殿门外有敲门声。

“师公，有人敲门！”一个年纪最小，名叫仁玉的尼姑快嘴抢说。

法霖转回脸来，木然言道：“深夜敲门，非偷即盗，且不理睬！”

仁玉毕竟年小，又说一句：“师公，象是女人，边敲门边哭哩！”

尼姑们一下哄然了：

“师父，快开门吧！”

“哦，是个女人——没错！”

“哭得多可怜——啧啧！”

法霖自己也已经听清了门外是女人的哭喊声。她见徒弟们也都动了怜悯之情，自己也禁不住大动了佛心。

“能庆——”法霖习惯地呼唤一声。

“师公，俺师父病了，在屋里歇着哩！”说话的还是那个快嘴仁玉。

法霖摆摆手，说：“仁玉，你去看看。不要先开门，问

清之后……下课了，都起来吧！”

“阿弥陀佛！”众尼齐声欢呼，各自站起来了。只是脚跟未动，都在等待仁玉归来。

眨眼间，仁玉回来了，身后紧跟着一个低着头的女人。

进到大殿内，借着神台上烛光再看那女人时，尼姑们全都惊讶了。

衣衫不整，赤着的双脚还流淌血水，长发披散，遮挡了脸面，浑身在瑟瑟发抖，并不时抽动着鼻子。

“阿弥陀佛！”老法霖惊愕地站起。

“扑通！”这女人跪下了，用哭哑了的嗓音乞求：“老姑奶奶，救救我吧！”

法霖朝前走了一步，颤颤巍巍地说：“啊呀呀！施主为何这等模样？莫哭，莫怕！快快起来，有话慢慢说。”

仁玉急忙将这奇怪的女人搀扶起来，让她在佛墩上坐好，然后说：“这是我们庙主师公，有话你就说吧！”

女人泣不成声，一听说法霖是“庙主”，再次哭着下跪，乞求道：“老姑奶奶，行行好，救我一命……我没法活了！呜呜……”

哭声，在大殿中震荡。可惜，那高高在上的金灵圣母还是那样开心地微笑着。

众尼姑们在哭声中沉默无语——惊愕、困惑，或者在做各自的联想。

“施主起来！”老法霖亲手将这女人再次扶正坐好，用最温和的口气劝慰道：“此处乃佛门圣地，比不得尘世间。我佛慈悲，救苦救难，有什么难处你就冲着圣母诉说

吧！”

也许因为老法霖这一套话过于温存，或有慈佛的力量在内，女人有些忍受不住，双手捂着脸放声号啕起来。

仁玉在一旁急不可耐，推她一把，说：“喂，老哭有什么用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家住哪里？姓什么？碰上什么难心事——你快说呀！”

又抽噎了一阵子，女人才断断续续地说：“俺叫银杏，家在东山深处的凤凰寨。俺家姓马，爹叫马丙山，俺哥叫马铁柱。爹和哥闯关东去了。俺娘……叫人家害了！”说到此处，这位银杏姑娘又张开大嘴，亲爹亲娘地哭喊起来。

尼姑们在哭声中七嘴八舌地议论不休。

老法霖皱皱眉头，一扬手，说：“仁玉留下，你们各自歇息去吧！”

众尼星散而去，圣母大殿里又平静下来。

“仁玉，去膳房叫法真烧点热汤饭送来！”等仁玉走后，法霖也在佛墩上坐下。她长出口气，说：“银杏姑娘，你亲娘为何人所害？能给我说说吗？”

银杏姑娘止住了哭声，朝法霖连连点着头，说：“老姑奶奶，俺娘死得冤啊！”

法霖说：“佛眼在天，佛心难欺——你可要讲实话呀！”

泰山号称四百里。在万山群峰之中，包藏着千村万寨，居住着穷得连梦都不会做的山民百姓，构成一个庞大的泰山人群落。

凤凰寨是个例外，曾冒出一家姓胡的富户。胡家原本普通山民。十年前，胡老太爷的大儿子突然失踪了。民国初建时，失踪的长子忽地骑马挎枪荣归故里，据说在军队里混上个军需官。于是，胡家不光在凤凰寨造房置地，其二儿子又在泰安城中开了字号做买卖。

凤凰寨还有个奇人，便是马丙山，出名的巧手石匠，专会凿龙雕凤，加上马家有儿子铁柱继承父业，日子也算上等人家。

民国之后，战乱频繁，虽然战火烧不到凤凰寨，但牵动了胡、马两家——胡家靠内战大发横财，挥金如土；马家靠手艺难以糊口，朝不保夕。马丙山一怒之下带着儿子闯关东卖手艺去了。家中只剩下铁柱娘和十七岁的女儿银杏。

银杏姑娘虽是山村少女，泰山的泉水野菜养育得她象山崖上的黄花一样招人喜爱。父兄不在家，铁柱娘拿女儿当命根子，终日关门闭户，不叫银杏在人前露面。

春天，是饥饿的季节，凤凰寨除了胡家，差不多家家断粮，户户停炊。当然，马家的母女也不例外。

有一天，胡家老二突然回了山寨，来到马家，自己提出要叫银杏进城，在胡家当个佣人，工价每月五个现大洋。既是乡亲，铁柱娘一口应承了。银杏姑娘跟着胡老二进到城里，换上了绸缎，吃上了白馍馍，仿佛一步迈进了天堂。如此过了一个月，银杏才发现，胡老二开的是大烟馆。为了招揽烟客，又搜罗一伙年轻貌美的黄花闺女充当“烟妓”。就在银杏被逼接客的那天夜里，她为保贞节跳窗而走。回到凤凰寨，银杏才知道娘已死了。乡亲们告诉她，是胡家派人害

死的。

银杏哭昏在娘的坟头上，醒来后重回泰安城官府告状。公堂之上，她又被判给了胡老二。冤仇未报，二次落进胡家。银杏宁死不从，在月黑之夜，逃出胡家烟馆。她不敢再回凤凰寨，人世上又举目无亲。

双王庵的钟声诱导着她。银杏逃上山来，想在佛门中寻找生存的希冀……

“胡家真不是东西！”小尼姑仁玉气恨地说，“难道他胡家就没有女人么？”

银杏说完，心痛欲裂，除了悲哭还能有什么呢？

老法霖听了银杏的哭诉，直气得通身颤抖，仰天长叹道：“佛法无边，善恶有报！”

银杏忍着悲怆说：“老姑奶奶，我已是孤身一人，无援无救，望你老大发慈悲，收下我吧！”

法霖一怔，张口没有说出可否。

仁玉在一旁帮腔，说：“师公，她是落难女子，你听她说得多可怜呀！收在庙中当个烧火的尼姑吧！”

法霖瞪她一眼，说，“不得多言！”转过身来，她又细声细气地问：“银杏姑娘，你刚才所言，那胡老二可是城中财源街上荣昌宝号的掌柜吗？”

“嗯！荣昌虽是山货栈，内中开设烟馆妓院，专干害人的恶事！”

法霖点点头，自语道：“是了！是他家！”

仁玉还想替银杏求说，但见老住持双眉紧皱，张开的嘴